



Lifestyles
琴台

08

成都日报

锦观

2025年2月18日
星期二

机器诗歌早已有之

当1959年楚泽Z22计算机吐出第一串代码时，人类诗歌史已开始悄然裂变。1959年，德国斯图加特大学的计算机科学家特奥·卢茨使用楚泽Z22大型计算机，开发出人类历史上首个机器作诗程序“随机文本”。该程序以卡夫卡小说《城堡》为语料库，通过概率矩阵随机组合生成诗句：“并非每一瞥都是近的/没有村庄是晚的/一座城堡在野外与每个农夫都是远的”。这组由代码生成的德语自由诗，是计算机对文学的初次叩门，标志着机器诗歌正式进入文学史视野。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欧洲新先锋派诗人延续达达主义与超现实主义的实验传统，将偶然性美学原则与计算机技术结合。在此背景下，斯图加特派诗派依托大学计算机中心，成为首个系统研发机器诗歌的学术团体。该团体核心人物马克斯·本泽既是信息理论美学奠基人，也是数字诗创作者，其代表作《第二自我》通过数字运算呈现“合数”概念：“ $220=1+2+4+7+11+14+28+35+49+77+110+154+220$ ”。这种需要数学解码的文本实验，被视为对《易经》数字秘法传统的现代转化。

本泽创建的信息理论美学体系，提出“自然诗”与“人工诗”的划时代区分。自然诗遵循黑格尔定义的“个人诗境”，承载人类经验、记忆与先验世界的语言表述；人工诗则是计算机程序对预设语料的参数化重组，彻底消解抒情主体与虚拟世界。在斯图加特派派的实验室里，技术诗呈现出独特文学特征：取消传统诗歌的节拍韵律，通过意象的非常规组合形成诗意空间，如“教堂的瘦”与“眼睛的深”这类突破语义常规的搭配。

该学派开创的“语料诗”创作模式，本质上是通过算法实现的美学实验。计算机程序将词语从人类的主观意图中解放，使其回归符号本身的平等性。这种创作机制印证了本泽的核心论断：人工诗仅保留审美信息而剥离语义信息，其美学价值不依赖于文本形式的艺术加工，而是取决于程序设定的选择性原则与语料库的原始特质。

中国早在20世纪80年代便开启机器诗歌实验，刘慈欣开发的作诗程序已达到每秒150行的创作速度。随着ChatGPT、DeepSeek等新一代人工智能的突破，机器写作已从简单的语料重组升级为语义理解系统。虽然语言学家乔姆斯基担忧人工智能可能弱化人类的科学伦理标准，作家韩少功也强调价值差异是机器难以逾越的创作鸿沟，但回看斯图加特派派的探索历程，机器诗歌本质上始终是人类解构与重构诗学认知的技术媒介。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德语系青年学者李睿说，从楚泽Z22到DeepSeek，六十余年的发展轨迹揭示：机器诗歌既非对人类创作的僭越，也不是纯粹的技术奇观。正如卢茨当年在《城堡》语料中植入的随机性种子，人工智能时代的人机写作关系，仍在持续追问艺术创作中意图与偶然、主体与程序的根本命题。



谁知此行近，不觅封侯。



平台为客忧思多，对酒遂作梁国歌。

电影《长安三万里》剧照。这些诗歌跨越千年，依旧璀璨。图据片方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泽登旺姆
本版稿件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成都国际诗歌周AI主持人“蓉小诗”在开幕式现场作诗。图据主办方

人类、诗歌和科学 将继续并肩而行

为自己而写

诗永远不会被替代

“只要一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便落了下来。”
“我的心已染成一古年的梦，人间并无仙岛的清凉。”

这两首短诗，你能猜出哪首是人作或机作吗？近期不少公众号发起类似挑战——将多首DeepSeek所作诗歌与人类诗作一一配对，隐去作者，形成单选题，请网友们答题互动。答案揭晓，前一首来自诗人张枣的《镜中》，后一首是AI仿写。有网友评论道：“AI作品中是小心翼翼的意象拼接，而人的作品有呼吸有疼痛有对万物大胆地折使。”

机器学习，需要高质量的数据和丰富的语料投喂支撑。我们可以想象AI仿佛置身在一个杂货铺中，货架上都是过往诗人罐装好的词语、语法，辅之以科学家传递的图像识别技术，它迅速在“货架”上扫描，取出可用的词语、画面、情节进行组装。

人机共作

重新定义创作边界

的指令，会让AI写出更好的诗。”合理使用AI倡导一种理性且负责任的用户参与，人类保留关键决策权，根据AI能力使其辅助参与决策，并对其反馈进行监控和修正。

AI使用者像训练师，“投喂”的货物决定了产出。AI写诗的底层逻辑还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它无法拥有独立的心智掌握小卖铺的“进货”途径或者“设计一座独立的小卖铺”。而这一步将是AI这种硅基生命进阶的重要难度所在。

当下，我们或许可以将AI看作是一个创意的激发器。它生成的文本可能缺乏人类的情感深度，但却常能给我们带来新的灵感和思路。人类诗人可以在与AI的互动中，借鉴其生成的元素或构思，融入自己的创作中，从而创造出更加独特和富有魅力的作品。

当人工智能成为大脑的一部分，“如同大海一般，但人是光，一旦使用调动，就照亮唤醒了海面。”西北师范大学教授徐兆寿如此说道。

AI作为协助性的工作，帮助人们解决了许多基础的、大量重复性的劳作，也在某些时候帮助我们发散思维、提炼灵感。然而过度依赖，则容易让创作者陷入“创意肌萎缩”的困境，构思时会有机械感或趋于碎片化。

如何驾驭好AI这把双刃剑，成为当下人文创作领域持续探索的关键命题。

侯体健在同DeepSeek的多次互动作诗后表示，自己更愿意将现在这种模式称为“人机共作”，比如在要求DeepSeek写一首赠答作品时，侯体健在指令中强调赠答双方“没有师生之名，但有师生之实”，AI在第一首作品中用了“程门立雪”的典故，指出这一典故不好后，它迅速调整为以“耕云”喻学术深耕，并自我解释“暗含切磋琢磨之谊，较‘程门立雪’更契无名义而有实诣之境。”可以看出DeepSeek纠错和学习能力很强，通过调整指令，可以让AI修改作品中的瑕疵，进一步精进。

正如侯体健所说：“一个懂诗的人下

2025年一开年，大模型DeepSeek引发的新一轮AI浪潮蔓延到了全球，和两年前的ChatGPT相比，这款国产AI产品在国内产生了更大的“破圈”效应。整个春节期间，一些过去对AI不会有太大兴趣的人，都在社交媒体上秀起了DeepSeek的各种花式玩法，尤其在作诗领域令人惊艳的表现，让不少网友感到“有些恐怖”。有网友表示：“DeepSeek让我觉得，人类仅剩的一点人文共情能力都被AI超越了。”

诗歌，作为文学的顶尖皇冠，是比“历史更真实”（亚里士多德语）的存证，涌动着人类文明和精神的火光。当AI日夜不休吞吐海量语料，以技术复刻星辰，当DeepSeek在指令下只需几秒钟就能作出一首气韵生动的现代诗或是工整严密的旧体诗，是诗人的“黄昏”还是人机共生的“黎明”？

“AI来了，诗歌会消亡吗？”“AI时代，诗歌如何传承？”

中国作协诗工委委员会主任、著名诗人吉狄马加说，AI给今天的写作者带来了从未有过的挑战，抑或有一天它能替代部分文体的写作，这样的情况已经不是一个假设。但是，唯有真正的诗歌，将是它无法攻克之堡垒。“那是因为诗人的感知，始终徘徊于理性与非理性的地带，他创造的语言是即时的、瞬间的、极具个人性的、正在进行时的，从根本上破坏颠覆原有词语的逻辑关系，在其创造性上，永远力争第一，而不是第二……诗人和诗歌在很多时候，就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由此，我永远不会相信，智能AI能复制一个有血肉、读诗必读其人的杜甫。相信诗歌，就是相信诗人，因为人类、诗歌和科学将继续并肩而行。”

AI时代

人类的创造力和文化多样性

专家观点

人工智能，不是文学的敌人

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人工智能(AI)作为极少数能深刻改变社会架构的技术，正不可阻挡地迈入文学领域，为文学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然而，AI毕竟不具备人类的反思能力，也无法承担起责任主体的角色，因此它无法取代作家和批评家的地位，更无法替代广大读者的阅读体验。

在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小英看来，AI并非文学的敌人，而是文学领域必须正视并认真考虑的重要参与者。如何建构和规范AI与人类的合作伙伴关系，将成为重构文学秩序、激发文学新活力，并有效减少AI可能带来的风险的关键所在。

谈及AI总是绕不开对其的抵制情绪。王小英回溯技术发展的最初动因道：“(技术)虽然能促进人们的美好生活、节省人力，但近几百年来，技术恐惧越来越普遍，甚至早在18世纪末，英国的工人们就因为担心丢掉饭碗，发动过捣毁机器的‘卢德运动’，让印刷《泰晤士报》的第一台蒸汽印刷机毁在了工人之手。书籍、报纸、电话、电报、广播、电视、电脑、互联网，大数据在刚出现时都引发过人们的惧怕，也都遭到攻击。这种攻击往往会持续一段时间，随着技术应用进入日常生活而淡化，进而被接受为默认状态。不过，当另一种新技术出

现时，攻击、反对、不可阻挡地普遍化应用、接受这样的戏码又会重演一遍。如今，受到争议的新技术之一就是AI。”

与以往不同的是，AI引起的恐慌也波及了文学领域。ChatGPT、DeepSeek会不会影响文学创作，替代作家，文学的性质会不会引发改变，引发了一波又一波的讨论。王小英说：“既然我们无法拒绝AI进入人类文明，那么我们有必要仔细考量AI之于文学的影响，并以争取高质量的文学发展为目标，讨论如何更好地在文学领域接纳或限制AI。”

在她看来，AI之所以引发人们的恐慌，是让人们意识到AI正在改变现实、知识和思想。AI改变文学参与文学创作，同时也改变文学创作者、监管者、批评家。她表示，使用目前的AI去进行优秀的文学创作的可能性非常低。但借用AI对文学进行监管和评价，或者对文学进行初级过滤，则正在实践。

AI正在从工具进化为具有“生灵”特质的合作伙伴，王小英建议，文学工作者应以开放姿态接纳其参与文学创作。“在技术革新浪潮中，固守对抗立场已非明智选择，建立新型人机协作关系才是务实之道。但同样地，这种合作必须建立在人类主导的框架之下，文学的本质属性决定了AI永远无法取代人类的核心地位。”

AI在叙事技巧层面已展现惊人实

编者按

从DeepSeek横空出世，到登上蛇年春晚舞台扛起秧歌的宇树机器人，从沉浸式演艺方兴未艾，到以动画技术革新“重塑全球电影市场格局”的《哪吒之魔童闹海》，现象级的科技飞跃成为当下的热门符号，并以丰富的创新实践向世界展示着中国智慧与文化魅力，为国人在新春伊始的时刻增添志气、锐气、底气。

蛇年开局，我们推出系列报道，共同聚焦人工智能时代，人类的创造力和文化多样性。诗歌、神话、展览、演艺等文学艺术在数字化、智能化技术迅猛发展的浪潮中，不断焕发着新的可能性。我们洞察其发展动力，瞩望其未来趋势，期待科技继续推动中华文化传承与发展，激荡出更多优质文化成果，更好造福大众精神文化生活。

——编者



有些人类诗作

是不是本来就太“AI”了

“东风梳细柳，碧水映晴空。踏野寻春客，欢言入芳丛。”记者尝试以“春天”为题，要求DeepSeek作一首五言绝句，它迅速给出答案。

不只是普通网友，许多诗词创作者和研究者也在主动体验和议论DeepSeek的作诗能力。“惊着一秒已成诗，平仄相谐对仗奇。”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上海观群诗社社长胡中行以诗句表达他初见DeepSeek作诗时的震撼。他直言，这种创作能力令人感到“可怕”。尽管有不少网友觉得AI还有辞藻堆砌等问题，但它也在迅速迭代和成长。“它已经胜过了80%的旧体诗创作者，即便现在偶有瑕疵，但潜力很大。”

也有不少作家在与DeepSeek互动中产生“惊艳感”。评论家王纪人的一首诗的副标题打动了——“献给所有正在动摇的创作者”。在他看来，过去我们对AI的写作潜能估计不足，以为仅止于代理一些非推理性或非想象性的写作，只是辅助性工具而已。但以DeepSeek为代表的国产人工智能语言模型，不再是国外已有模型的翻版和应用，而是着眼于蕴含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源代码的原始创造。“它有着充分的知识储备，也有可以反哺帮助我们的地方，而且它的进步是几何级数的。”王纪人说。

早在七八年前，AI作诗就已经引起诗词界广泛讨论。2017年，机器人“小冰”出版诗集《阳光失了玻璃窗》。不过，当时AI作诗仍存在拼凑感强、意脉不连贯、有句无篇等问题，对古诗的“生搬硬套”在内行人眼中难以遁形。

十余年过去，面对不断迭代更新的AI技术和它强大的学习能力，人类还能如此自信吗？“当下我还有信心胜过它，但以其迭代速度，难免下一个版本就会超越我。”胡中行说道。

“在古文诗词、现代诗、散文这些体量较小、外在特征明显的文体上，AI创作力不容小觑。”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创意写作研究》主编许道军在接受采访时直言，古诗文写作将遭遇最大程度“冲击”或“打击”，而一些依靠搜索引擎写作的“知识拼凑式”作家将难以为继。

有网友开玩笑：DeepSeek威胁了80%“套路作者”，却也“逼”出了20%“真诗人”。这也从另外的维度来促使我们反思：很多的人类诗作，是不是本来就太“AI”了？读者呼唤的是更多具有个性的作品。



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